

骑兵军

[俄] 伊萨克·巴别尔 著

戴骢 译

Конармия

Исаак Бабель



«Переход через Збруч» «Костел в Новограде» «Письмо матери» «Солнце Италии»
«Медали» «Мой первый гусь» «Рабби» «Путь в Броды» «Учитель» «Комбриг 2»
«Сашка Христос»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Павличенки, Матвея Родоманова» «Прищипа» «История
одной лошади» «Конкин» «Берестечко» «Соль» «Вечер» «Дорога» «Эскадронный
Трунов» «Иваны»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истории одной лошади» «Песни» «После боя»
«Песня» «Сын рабби» «Аргамак» «Попелуй»...

骑兵军

[俄] 伊萨克·巴别尔 著

戴骢 译

Конармия

Исаак Бабел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骑兵军 / (俄) 伊萨克·巴别尔著; 戴骢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9.2

(拾珍译丛)

ISBN 978-7-5407-8588-8

I. ①骑… II. ①伊… ②戴…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2142号

骑兵军

QIBINGJUN

[俄] 伊萨克·巴别尔 著

戴骢 译

出版人: 刘迪才

出品人: 符红霞

策划编辑: 陆源

责任编辑: 陆源

助理编辑: 林培秋 孙静静

装帧设计: 周伟伟

责任监印: 周萍 黄菲菲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0

传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814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s@163.com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制: 香河县闻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6.75

字数: 130千字

版次: 2019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07-8588-8

定价: 40.0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星星重又升起

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个苏联作家代表团访问美国，团长是位大名鼎鼎的作家。苏美作家座谈时，有位美国作家问这位团长，何以长久不见巴别尔发表新作，也不见有关他的报道，他怎么了？团长回答说，巴别尔挺好，我此次访美前夕，还在苏联作协见到他，交谈了好一会儿，他正在埋头写一部长篇小说。美国作家见团长如此回答，便把话题转到别的事上去了，因为他风闻巴别尔早已不在人世，死于肃反运动。这位大名鼎鼎的苏联作家所编造的这个活灵活现的谎言成了笑柄，不仅在美国，更在后来的苏联。

1953年斯大林撒手人寰后，苏联政府恢复了巴别尔的名誉，世人方渐渐得知巴别尔于1937年或1938年被捕，罪名是“积极参与反苏的托洛茨基组织的活动”，并充当“法国和奥地利政府的间谍”，在严刑拷打下，巴别尔违心地承认了对他的莫须有的指控，但他在最后的陈述词中申诉自己无罪。他说：“我是无辜

的，我从未做过间谍。我对任何反苏行动一直持反对态度……我只请求一件事，让我完成我的作品。”

这个请求是天真的。他于1940年（爱伦堡在其回忆录中说是1941年）1月27日凌晨在苏联内务部卢布扬诺夫监狱（一说是西伯利亚监狱）中被枪决。终年四十七岁。

巴别尔于1938年发表了一篇对高尔基的简短颂文后，就此在苏联文坛销声匿迹。他入狱后，他的作品包括他的名字在苏联被全部、彻底地封杀。后人大都已不知道世上曾有过一位名叫伊萨克·埃曼努依洛维奇·巴别尔的犹太作家以及他的作品了。

然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巴别尔在苏联是最引人注目作家之一。

他之所以引人注目，首先因为他的两个短篇小说集《红色骑兵军》《敖德萨的故事》以及其他短篇小说，无论就内容和形式而言，都有鲜明的个性，用爱伦堡的话说：“巴别尔不与任何人类类似，任何人也无法类似于他。他永远按自己的方式写自己的东西。”众所周知，当时的苏联作品往往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唯独巴别尔把作家的观察力投注到具体的树木上。他以最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手法（他的小说中有不少真人真事，甚至连姓名都是原封未动的）描绘战争中的士兵；不但写他们把献身革命事业作为一切的前提，而且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他们身上人性的一面，而这种人性有时是被残酷的战争环境扭曲和病态化了的，他还杂以抒情的笔触，描写他们在长年累月饥肠辘辘的行军途中对幸福、

和平与爱情的渴望。所以他笔下的主人公不是公式化的人物，而是瑕瑜互见的活生生的人，真实的人。

其次，巴别尔的文体朴质无华，而又鲜活无比，用巴别尔自己的话说，他的作品语言“必须像战况公报或银行支票一样准确无误”。他的作品洗练、简洁，没有浮泛之笔，寥寥数句便勾勒出了一个形神兼备的人物，塑造出了一个色彩鲜明的性格。他只需两三页的篇幅就可写出别人需要一本书来写的东西。能达到这样境界的作家，不少人认为除海明威外，恐怕只有巴别尔了。海明威读过巴别尔的作品，1936年他在的一封信中说：“自从巴别尔的第一篇小说译成法语起，我便知道了巴别尔，读过他的《红色骑兵军》，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喜欢他作品的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爱伦堡和高尔基。高尔基于1926年对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说，巴别尔是俄罗斯当代最卓越的作家。

由此可见，他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文坛的“一颗耀眼的明星”（约翰·厄普代克语）。

巴别尔是个有春潮般旺盛活力的人，然而他又生性爱静，“竭力回避过于纠缠他的崇拜者”，“闭户不出，过着鼯鼠般的生活”（爱伦堡语），然而这个“离群索居”的人还是陷入了三十年代后期苏联政治生活中出现的肃反扩大化的噩梦。这颗明星就此陨落了，但是他的作品却有巨大的生命力。1957年，他的《红色骑兵军》及其他作品重新在苏联出版，并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在苏联及国外广为流传，折服着越来越多的读者。

1986年，意大利《欧洲人》杂志选出一百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名列第一。

2001年11月，美国诺顿出版公司出版了由巴别尔的女儿娜塔莉娅经长年不懈的努力编辑而成的《伊萨克·巴别尔全集》。这个集子汇集了巴别尔所写的全部短篇小说、两个剧本、日记、新闻报道及其他文稿，厚达一千页。

《伊萨克·巴别尔全集》震动了欧美国家的读书界。美国亚马逊网上书店给予他的《红色骑兵军》以五星的最高评价，仅一家书店便销售了六十六万九千二百八十一册。约翰·厄普代克在2001年11月5日的《纽约客》杂志上撰文详介巴别尔的生平、创作道路及艺术特色，称他的小说为“雄文”，“如闪电，如一眼不眨的目击者”。

二十世纪的一代文豪博尔赫斯盛赞巴别尔，说他的短篇小说《盐》写得很优美，享有散文难以企及、好像只留给诗的荣耀。

美国评论家辛西娅·奥捷克在为《伊萨克·巴别尔全集》所写的《导言》中说：“人们现在应该将巴别尔和卡夫卡这两位思想敏锐的犹太作家放在一起考察……两人可被视为二十世纪欧洲具有同等地位的作家。”

在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巴别尔小说在世界文坛的地位牢牢确立了。巴别尔这颗陨落的明星重又升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破云而出，持久地发出晶莹、清幽的光。

戴 骋

自传

我于1894年生于敖德萨的莫尔达万卡，父亲是犹太商人。在父亲坚持下，我在十六岁之前，致力于钻研犹太语、《圣经》和《塔木德》。家里管束极严，使我度日如年，自早到晚，逼着我学习许许多多知识。学校成了我的休息之所。我的学校是以尼古拉一世皇帝之名命名的敖德萨商业学校。就读于这所学校的，有外国商人、犹太经纪人、波兰显贵和旧教徒等人的子弟，以及沉湎于桌球的大龄青年。课间休息时，我们常常跑到港口的天桥上去玩，或者去希腊咖啡馆打桌球，或者去莫尔达万卡的酒窖喝廉价的比萨拉比亚葡萄酒。这所学校我之所以永志难忘，还因为那位教授法语的瓦东先生。他是布列塔尼人，同所有法国人一样，富有文学天赋。他教会了我祖国的语言——法语，使我得以把法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倒背如流，使我得以同敖德萨的法国侨民亲密相处，并从十五岁起即用法语写作短篇小说。写了两年时光，然后就放弃了；在我笔下，农民以及作者的各种思考都苍白

乏味，只有对白写得还算成功。

从商业学校毕业后，我去了基辅，1915年又去了彼得堡。在彼得堡，我处境之狼狈到了惊人的地步，我没有居住权，见警察就得逃，我寄宿在普希金街一个邈邈的、终日醉貌咕咚的酒保的地窖里。自1915年起，我开始向各编辑部投稿，可到处都将我拒之门外，所有的编辑（如已故的伊兹玛依洛夫和波肖等）都劝我去找家店铺当伙计，可是我没有听他们的话，我于1916年年底，去见了高尔基。这下见对了——我的一切成就都要归功于这次会见，直至今天我每提起阿历克赛·马克西莫维奇的名字，就满怀爱戴和感激之情。他在1916年11月号的《年鉴》上第一次刊发了我的几个短篇小说（因为这几个短篇小说，我被追究刑事责任，按刑法1001条），他教会了我不少极为重要的东西，后来的事态表明，我的两三篇青年习作还可以过得去，不过是侥幸而已，我在文学上不可能有出息，我写得非常蹩脚，于是阿历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打发我到人间去。

这一去就是七年，由1917年直至1924年。在这些岁月里，我先后在罗马尼亚前线当兵，在契卡、教育人民委员部、1918年度粮食发放处、反尤登尼奇的北方军、第一骑兵军、敖德萨省委等部门服务，在敖德萨苏维埃第七印刷厂任印刷出版编辑，在彼得堡和梯弗里斯任采访记者，等等，等等。直到1923年，我终于学会了怎样明了地表达我的思想，而又写得不太冗长。那时我重新开始写作。

因此我把我文学工作的起始之日定在 1924 年年初，那时《列夫》杂志第四卷刊出了我的短篇小说《盐》《家书》《多尔古绍夫之死》和《国王》等。

伊·巴别尔

目录

- 001 译序
- 001 自传

- 001 泅渡兹勃鲁契河
- 004 诺沃格拉德的天主教堂
- 008 家书
- 015 战马后备处主任
- 018 潘·阿波廖克
- 029 意大利的太阳
- 035 基大利
- 040 我的第一只鹅
- 045 拉比
- 049 通往布罗德之路

- 052 机枪车学
- 056 多尔古绍夫之死
- 061 二旅旅长
- 064 萨什卡·耶稣
- 071 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柯传略
- 079 科齐纳的墓葬地
- 081 普里绍帕
- 083 一匹马的故事
- 089 政委康金
- 094 小城别列斯捷奇科
- 098 盐
- 103 夜
- 108 阿弗尼卡·比达
- 117 在圣瓦伦廷教堂
- 123 骑兵连长特隆诺夫
- 133 两个叫伊凡的人
- 143 一匹马的故事续篇
- 145 寡妇
- 151 札莫希奇市
- 156 叛变
- 162 契斯尼基村
- 168 战斗之后

- 174 歌谣
178 拉比之子
182 千里马
190 吻

泅渡兹勃鲁契河

六师师长电告，诺沃格拉德—沃伦斯克市已于今日拂晓攻克。师部当即由克拉毕夫诺开拔，向该市进发。我们辎重车队殿后，沿着尼古拉一世用庄稼汉的白骨由布列斯特辅至华沙的公路，一字排开，喧声辘辘地向前驶去。

我们四周的田野里，盛开着紫红色的罌粟花，下午的熏风拂弄着日见黄熟的黑麦，荞麦则宛若处子，伫立天陲，像是远方修道院的粉墙。静静的沃伦^①逶迤西行，离开我们，朝白桦林珍珠般亮闪闪的雾霭而去，随后又爬上野花似锦的山冈，将困乏的双手胡乱地伸进啤酒草的草丛。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云缝中闪耀着柔和的夕晖，落霞好似一面面军旗，在我们头顶猎猎飘拂。在傍晚的凉意中，昨天血战的腥味和死马的尸臭滴滴答答地落下来。黑下来的兹勃鲁契河水声滔

① 有两处地方称沃伦。一是沃伦台地，古时属波兰立陶宛公国，沿德涅斯特河左岸分布，地表为河谷所切割呈长丘、干沟地形。一是沃伦领地，系公元九至十八世纪历史地区，地属今乌克兰及波兰交界处。

滔，正在将它的一道道急流和石滩的浪花之结扎紧。桥梁都已毁坏，我们只得泅渡过河。庄严的朗月横卧于波涛之上。马匹下到河里，水一直没至胸口，哗哗的水流从数以百计的马腿间奔腾而过。有人眼看要没顶了，死命地咒骂着圣母。河里满是黑乎乎的大车，在金蛇一般的月影和闪亮的浪谷之上，喧声、口哨声和歌声混作一团。

深夜，我们抵达诺沃格拉德市。我在拨给我住的那间屋里，看到了一个孕妇和两个红头发、细脖子的犹太男人，还有个犹太男人贴着墙在蒙头大睡。在拨给我住的这间屋里，几个柜子全给兜底翻过，好几件女式皮袄撕成了破布片，摞得一地都是，地上还有人粪和瓷器的碎片，这都是犹太人视为至宝的瓷器，每年过逾越节才拿出来用一次。

“打扫一下，”我对那女人说，“你们怎么过日子的，这么脏，一家子好几口人……”

两个犹太男人应声而动。他们穿着毡底鞋，一蹦一跳地走着，收拾掉地上的垃圾。他们像猴子那样不发一声地蹦跳着，活像玩杂耍的日本人，他们的脖子一个劲儿地转动，都鼓了起来。他们把一条破烂的羽绒褥子铺在地板上，让我靠墙睡在第三个犹太人身旁。怯生生的贫困在我们地铺上方汇聚拢来。

万籁俱寂，只有月亮用它青色的双手抱住它亮晶晶的、无忧无虑的圆滚滚的脑袋在窗外徜徉。

我揉着肿胀的腿，躺到破褥子上，睡着了。我梦见了六师师

长。他骑着一匹高大的牡马追赶旅长，朝他的眼睛连开两枪。子弹打穿了旅长的脑袋，他的两颗眼珠掉到地上。“你为什么带着你的旅掉转枪头？”六师师长萨维茨基冲着脑袋瓜开花的旅长怒吼道，就在这时我醒了过来，原来那个孕妇在用手指摩挲我的脸。

“老爷，”她对我说，“您在梦里又是叫又是踢。我这就给您的地铺那个角落，省得您踢着我爹……”

她的两条骨瘦如柴的腿，支着她的大肚子，打地板上站了起来。她把那个睡着的人身上的被子掀开，只见一个死了的老头儿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他的喉咙给切开了，脸砍成了两半，大胡子上沾满了血污，藏青色的，沉得像块铅。

“老爷，”犹太女人一边抖搂着褥子，一边说，“波兰人砍他的时候，他求他们说：‘把我拉到后门去杀掉，别让我女儿看到我活活死去。’可他们才不管哩，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他是在这间屋里断气的，临死还念着我……现在我想知道，”那女人突然放开嗓门，声震屋宇地说，“我想知道，在整个世界上，你们还能在哪儿找到像我爹这样的父亲……”

诺沃格拉德的天主教堂

昨天我拿着报告去见政治委员，他住在一名外逃的天主教教士家里。耶稣会女管家艾丽扎太太在这名教士家的厨房里接待我。她请我用琥珀色的茶和牛奶饼干。她的饼干有一股子耶稣受难十字架的气味。其中还有狡狴的汁水和梵蒂冈香气四溢的狂怒。

宅旁的教堂里钟声乱鸣，打钟人疯了。这是个布满星斗的七月之夜。艾丽扎太太晃动着一头精心梳理过的白发，不停地给我添饼干，我享用着耶稣会的甜食。

这个波兰老妇人称我为“老爷”，厨房门外，笔直地站立着几个灰不溜丢的老头儿，他们的耳朵一色都僵硬了。在蛇一般阴险的暗处，有件修士的长袍像蛇行一般游动。神甫逃跑了，不过把他的助祭罗姆阿里德先生留了下来。

罗姆阿里德是个阉割派教徒，身体肥硕，讲起话来瓮声瓮气，讨好地称我们为“同志”。他用黄不棱登的手指头在地图上比画着波兰毁于战火的地带。他历数着他祖国的创伤，亢奋得连声音都嘶哑了。但愿一过性遗忘症让这个心狠手辣地出卖我们，